



# 漂流， 将刺激进行到底



驾着无动力的小舟，在时而银瀑飞溅时而碧波缓缓的清溪中顺流而下，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演绎精彩的瞬间，这就是漂流……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置身于青山秀水的通山县厦铺镇太阳溪，将刺激进行到底……

这里层峦叠嶂，古木参天，虽正值酷暑，然习习凉风早让人忘却了似火骄阳。当大家兴奋地穿上橘黄色救生衣，戴好头盔后，便拿着船桨迫不及待奔向那一池碧波。

立于陡岸之上，远望荡漾着点点橡皮船的清潭，顿觉心游物外，非似凡尘。沿石级而下，潭中凉气，扑面而来，流水声声，震耳欲聋。初踏潭中，水冰冷刺骨，好一会儿才适应这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掬一捧清泉，任水珠从指缝间滑落，然后汇入深潭，实在舒适惬意，如诗如画。

“真是畅快，要的就是这份刺激！”从未体验过漂流的我，一坐上橡皮船便大呼过瘾，急切想驾舟劈波斩浪，高歌狂饮，将自己融入这神秀造化。五颜六色的小船在平静的潭面上随水流缓缓漂向隘口，最终完成一次次荡气回肠的跌落。一入碧波千尺浪，惊险刺激中衣服早已湿透，而前路风景在溅满水花的镜片下却更显动人。

顺流而下，夹岸是悬崖峭壁，娟娟群松，下有漪流，怪石嶙峋，云蒸霞蔚。清溪幽泉中，每一次从高处落下，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，每一次重回缓溪，则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静。细细想来，人生不也如此？有风流得意，也有波澜不惊，然而用心体会才发现，哪种状态都是生命之大美。

坐于船上，仰望被山峦切成一线天的远空，顺水漂流中，内心渐趋平静。当大家摘下尘世的面具，于山泉中尽情释放时，清溪流去了俗务，流走了烦恼，冲淡了一切恩怨情仇。而面对真实的自己，我们将最美好的心境定格在了灵山秀水间。

■ 文/罗峰 图/赵忠志 陈红菊

## 梦里水乡

打开那些熟悉的照片，时光已过了许久。四年前我走进了梦寐以求的江南水乡，那些诗画般的柔情让我至今无法忘怀……

对于乌镇的印象，源于刘若英的《似水年华》，那擦肩而过的惆怅被我牢牢的锁定在了心里。曲折缓流的小河上不时有乌篷船划过，双廊桥安静地横跨小河之间，男男女女分别从左右桥廊行走，脚下那上百年的青石路见证了红尘中的情愫，漫步，无语，低头沉浸在这小桥人家的寂静中。一直延伸对岸毗水而居的错落老宅，徽派风格的建筑透着历史的锤炼和沉淀。沿着民宅，走进一家家染布作坊，垂直的染布随着风轻轻的舞着，一下就把人拉近了质朴的风情中。

乌镇的生活，悠然自得。任你平日工作再忙，走路速度再快，走进乌镇这梦里水乡，也会被这里的气氛所感染，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。而游客的来访似乎也并未打扰到这里的居民，他们习惯了熙熙攘攘的观光客，对于游客照相机的闪光灯和好奇的询问，脸上永远挂着淡定的笑容。走进民居，老远看见一老姬穿针绣花，一只白色的小猫脖子上挂着粉红色的铃铛，四脚朝天横躺在主人的脚旁边，就像肌肤雪白的“贵妇人”，慵懒而不失风采。老姬依依音的责嗔道：咪咪啊，不要依样睡觉啦，忒不好看啦！小猫围着主人撒娇地叫了声，继续肆无忌惮仰天睡觉……暖暖的阳光晒在老姬和猫猫的身上，让我一瞬间明白了什么叫“幸福”！

乌镇的景致处处带着江南小调，即使桥廊破旧，依然掩饰不了那水墨书香。依水而建的房屋带着古色古香，小溪河流在自家门口缓缓流过，茅盾曾在《大地山河》中如此描写故乡的水阁：“……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，站在后门口（那就是水阁的门）可以用吊桶打水……”想必因为如此，乌篷船成为了必备的交通工具吧！乌镇，这个古旧、清静、安详而且幽静，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，但这里却可能是世界上最适于恋爱和抒情的地方。

徜徉在古镇，给人印象最深的，当属那一座座水乡特有的小桥。这些古桥样式因地势不同而纷繁多姿，或石拱、或平铺、或雄伟、或轻巧，宛如一个古桥博物馆。而我最为感兴趣的是《似水年华》中的逢源双桥。传说踏走双桥有男左女右的习俗，走一遍桥，须分走左右两半，因此又演绎出走此桥便可左右逢源之说。女主人公最终还是走了，走过那些曾经走过的小巷，走过那座逢源双桥，一直往前，走出乌镇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但是，无论她走多远，有些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，她始终清楚的知道，她的心，经常背着她，越过千山万水，从台湾，回到那梦里的似水年华里……也许，我也在等待那个等待我的人吧！和朋友相邀，踏桥而上，左右两边面临选择，难免质疑，真的唯有其一吗？偏偏任性，左右各走一遍，才肯罢休！

入夜的乌镇，星星点点灯光，又刻画出乌镇的另一张面孔，比白天的婉约，多了一分妩媚！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意蕴深沉而又风姿绰约，让人不禁怀疑，是在现实中，还是在梦里呢？在古镇小酒吧的旖旎交错中，只需沉醉，试问：“我在这里，你又在哪里？我想你，你是否也刚好在想我？”时间像念珠一样，一天接着一天滑过，串成周，串成月，串成年……而我却醉在梦里水乡，任年华似水，似水年华！（汪依）